

中國文學精華

國語精華



國語精華

目錄

周語

祭公諫征犬戎	一
密母戒子	三
召公諫厲王止謗	四
芮良夫論榮公專利	六
饒文公諫不藉田	七
仲山父諫立戲	一〇
仲山父諫料民	一〇
伯陽父論地震	一二

目錄

襄王不許請隧	一三
倉葛呼晉師	一五
襄王不許殺衛侯	一六
定王論饗禮	一七
單襄公論陳亡	一九
單子論齊晉君臣	二三
太子晉論壅川	二五
單穆公諫鑄大錢	三一

魯語

臧文仲如齊告糴……………三三
 臧文仲論請免衛侯……………三五
 展禽論祀爰居……………三六
 里革斷罟……………三九
 季文子論妾馬……………四〇
 仲尼論糶羊……………四一
 敬姜告季康子……………四二
 敬姜弗應季康子……………四二
 敬姜戒妾……………四三
 敬姜論勞逸……………四三
 仲尼論骨節專車……………四六
 仲尼論楛矢……………四七

齊閭丘來盟……………四八
 仲尼論田賦……………四九
 齊語
 齊桓公霸諸侯……………五〇
 晉語
 欒共子對晉武公……………六七
 卻叔虎論伐翟祖……………六七
 驪姬夜半讒申生……………六八
 優施計動里克……………七一
 秦立惠公……………七三
 胥臣論敎因材質……………七八
 郭偃論難易……………八〇

范武子杖擊文子	八〇
趙文子冠	八一
范文子論戰	八三
趙文子爲室	八四
叔向賀韓宣子貧	八五
夙沙鰲對中行伯	八七
董叔取于范氏	八七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八八
尹鐸增壘培	八八
壯馳茲論輿亡	九〇
竇犖對趙簡子	九一
智果諫立瑤	九一

目錄

士茁論室美	九二
鄭語	
鄭桓公謀遷國	九二
楚語	
左史倚相戒申公	一〇一
伍舉論章華之臺	一〇三
白公子張諫靈王	一〇六
鬬且廷論子常必亡	一〇八
昭王賞郢公兄弟	一一〇
王孫圉對簡子	一一一
吳語	
越行成於吳	一一三

國語精華

吳許越成·····	一一五
申胥諫伐齊·····	一一六
吳王殺申胥·····	一一八
王孫雄決策·····	一二〇
吳長晉盟·····	一二二

四

越王句踐滅吳·····	一二五
越語	
句踐復仇始末·····	一三三
句踐陰謀·····	一三八

國語精華

周語

祭公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

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頌

時適之詩也。「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

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

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謂啓子太康廢

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也。而自竄于戎狄之

首段總冒，耀德不觀兵五字，是通篇綱領。

二段泛引，歷述先烈詳言，然而略言兵，以武王東住，就用武兜勒務德意，尙未貼著犬戎。

祭公諫征犬戎



(南)

閒，不窳矣官遷那，那西接波，北近狄。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名。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千里之內曰甸。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邦外侯服，邦，畿之

三段切引，歷舉先王中外之制，逐層遞入，荒服、終王等字，緊貼六戎本職，從修德遇到修刑，又從合辭歸入修德前後一線。

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侯。侯，侯服。侯，折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侯，侯折也。衛，衛折也。言自侯折至衛折，其間凡五折，折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折者：侯折、甸折、男折、采折、衛折。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蠻、夷要服，蠻，蠻折。夷，夷折也。九州之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祀。賓服者享，供時享。要服者貢，供歲貢。荒服者王。世一見於天子謂王。日祭，祭祖考。月祀，祀高曾。時享，享於二歲貢，貢於壇墀。終王，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以自

四段入事，繳應
觀兵曰終也，曰
來王曰不享，曰
守終，正照應終
密。王本職，文法細

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
有不王，則修德；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於是乎
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以文辭告曉之也，地遠者罪輕。於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
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

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言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
我矣。」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密母戒子

密母戒子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從也。有三女奔之。

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粦。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粦，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曰：「民不堪命

矣！」召公，召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勝而已。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

敘事作案。
先從喻意醒出
正意宜之使言
句揭明主屬。

次用正論拓開，極力鋪敘，所謂宣之使言也，反正相形亦高一層跌宕法。

後又從險意跌出正意，宣之則受其利，壅之則成其害也。懸轉川壅而潰句作收。

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

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無目曰瞽。警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史，外史也。

師箴，師，少師也。箴，刺王闕。瞽賦，無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箴諫之

語。百工諫，執技以事上者，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

盡規，近臣謂嬖僕之屬，盡其規以計告王。親戚補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

教誨，警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

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

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日原，下濕曰隰，下平日衍，有說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

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

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日永安。

芮良夫論榮公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榮，國名，襄豎也。芮良夫曰：周大夫，蒞宿也。「王室其將卑乎！

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慌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也。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爲卿士，既，也。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開局從農事指
陳利穎之廣大
事在農一語已
立通篇之綱

先從土候引起，
筆力典重，從事
前歷統，自遠日
近日至本日，逐
節提撥，疊用史
告稷告誓告及
王乃使乃灌乃
行等句，見敬重
其事如此。

魏文公諫不藉田

宣王卽位，不藉千畝。

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

魏文公諫曰：

文公，文王母弟，魏仲之後。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器實曰棗，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應，大也。是故稷爲大官。稷之職爲大官。

古者太史順時覘

音脈，視也。

土，陽瘡，瘡，厚也。

憤憤，積也。

盈，土氣震發，農祥

晨正，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

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星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

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振，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

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三月初日也。陽

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肯，穀乃不殖。

震，動也。渝，變也。肯，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爲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爲災疫，穀乃不殖也。

稷以告王曰：「史帥陽

魏文公諫不藉田

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

祗，祗，敬也。祗，齋戒祗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威戒公卿百吏

庶民，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威戒農用。

農，大夫田駿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普，樂太師。王即齋宮，百官御

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之，純，反。濯饗醴，淳，沃也。濯，澆也。及期，鬱人薦鬯，鬯，鬱金

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犧人薦醴，犧人，司樽掌共酒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

庶民畢從。

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

一瓚，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瓚，一耜之瓚也。相廣五寸，二耜爲耨，一耨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

瓚，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

之，庶人終食。

正穀當時事，乃耕藉田正文，自天子至庶人，各勸恪其事如此。

從事後申寤省
風塵藉，戒民旅
徇以及耕種，又
審戒其事如此。

牧局從農事推
廣功效之大，講
武有成二語，並
伏末句之案。

是日也，警師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

藏之。慶，御慶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誠百姓，紀農協

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旅，

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

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

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鑄，不解于時，財用不乏，

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

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

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

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仲山父諫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

也。王立戲。以爲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

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

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仲山父諫料民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收于姜戎氏。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

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管萬

民之數。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濟，謂人

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

之數也。牧協職，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場人，掌

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

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

籍於千畝田也。蒐於農隙，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糶於既烝，秋田曰烝，烝，升

也。月令：孟秋乃升烝。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衆少，

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

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仲山父諫料民 伯陽父論地震

後入事。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

伯陽父論地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郊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

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地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爲陰所鎮。管

也。陽失而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

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伊，出熊耳，洛，出冢，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

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

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

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郟，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

王以其勤勞，賞之地，謂陽

樊，溫原，穰麥之田也。

辭，請隧焉。

隧，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

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

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

規，規畫而有之也。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

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庭，直也，不直，猶不道。

其餘

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順，順天地尊卑

之義也。先王豈有賴焉？

賴，利也。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也。

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

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

嶺，與卿，圭祭祀。

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

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襄王不許請隧

前半從大處起，議晉土田官制，先王本無私天下之心，祇此典章制度與諸侯別，即內傳王章也三字意。

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

按半切本事發論先言大典行賞受者亦以爲非即內傳亦叔父之所惡意次言不爲天子未可用此禮即內傳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意未用反掉又轉出一層此內傳所無更覺冷峻。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叔父若能

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

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隆之屬也。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

有與？流，放也，言將辟於荒裔，何復陳辭之有也？若由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

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言有天下，則隆自至也。

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

撫百姓也。何政令之爲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爲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

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倉葛呼晉師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襄內也。陽人不服，

此言陽樊所以不復之故。

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能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

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

此言陽樊之地不可以加兵。

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

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

命，官，管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顧其民，適以儆威耀武而見殘

倉葛呼晉師 襄王不許殺衛侯

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

此言陽樊之民，更不可以加兵，唐字與德字對。

且夫陽豈有裔民哉？裔民，謂凶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

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襄王不許殺衛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在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

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

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

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其無後。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

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

定王論饗禮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孺也。隨會，晉正卿士蔣之孫，成伯之子，士

季武子也。定王享之饗烝。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禘也。烝，升也。升，折俎之饗也。原公相禮。

原公，周卿士原襄公，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

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為飯房大俎也。詩云：蓬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

戚宴饗，則有饋烝。饋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

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

體也。禘，全體也。忠非親禮，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

且唯戎狄，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儻，貪而不讓，其血氣

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

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符之音。女今我王室之二一兄弟，以時相

見，兄弟，嘗也。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選其馨香，

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犧，樽飾以犧牛；象，樽以象骨爲飾也。出其

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巾冪，所以覆樽彝。敬其祓除，猶掃除也。體解節折而共

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

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也。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子然，子然，全體之

貌也。其效戎狄也。

夫王公諸侯之有飶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章程也。建大德，

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也。飶

以顯物，宴以食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飶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

用也。
旬修，十日之內所爲也。
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爲，不忘其禮也。
服物昭庸，采

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旌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
文章比象，比象比文，以象由龍華蟲之屬。

周旋序順，各以次序順於禮也。
容貌有崇，崇，飾也。
威儀有則，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

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
五聲昭德，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也。
飲食可饗，和同可觀，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也。
財用可嘉，則順而德

建，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

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

晉法。
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爲晉國之法也。

單襄公論陳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
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茀不可行，
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爲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
候不在疆，

單襄公論陳亡

總敘四條作案，宛如身在途中，歷歷如畫，都從單子眼中寫出，爲後論斷之根。

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躡，踐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不贅澤，故障之也。川

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墾田若

蕝，發田曰蕝。蕝，猶時，言其稀少，若蕝物也。膳宰不致饋，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膳。司里不

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不為廬舍，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

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責任之處也。民將築臺於夏氏，民，陳國之人也。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家也。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南冠，冠也。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單，

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也。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

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驚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閒，涸，竭也。謂寒驚

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兵星，謂寒

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火

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

此論第一條，先
出時令後引先
王之教，與下三
條不同。

廢教一勅。

此論第二條，以上為廢民事也。

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

畚揭，待，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揭，舉土之器。具爾畚揭，將以築作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

里之官也。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

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鄙，四鄙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也。

國有郊牧，

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也。

疆有寓望，

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

藪有圃草，

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

囿有林地，

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

所以禦災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

入土曰耜，耜柄曰耒。

野無輿草，

輿，深也。不奪民時，不蔑

民功，

蔑，求也。有優無匱，

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班，次也。執事者有次也。縣有序民。』

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也。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

棄制一勒。

此論第三條，先就敵國之賓說，後分出次第，關會王人是慢賓旅也。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

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舊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關，掌四方之

賓客。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爲導，卿出郊

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

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里授館，司里，授客之館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

卿致館。司徒具徒，司徒，役修道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

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供其材也。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

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澣濯之事也。膳宰致饗，膳宰，日饗。廩人獻餼，生曰飯，禾米

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國人養馬，故陳芻。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賓

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

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

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也，有分族，王之族親也。承王命以爲過

蔑官一勅。

此論第四條，是逞荒淫也。

犯令一勅。

總攷四條作斷。

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嬖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言棄其禮，簡略常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大國，晉楚也。而無此四者，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其能久乎？」

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

單子論齊晉君臣

單子論齊晉君臣

敘明作案。

其語迂；迂，迂通加誣於人也。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絕斷作提。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

論晉君。

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

論晉臣。

帶出齊君臣。

對魯君之問。

掩敘結案。

二、吾是以云。

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疾，速也。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

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

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

如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

三、郤。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太子晉論壅川

太子晉論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穀洛，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瀘。關者，兩水激有似於關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也。王欲壅之。

第一段總冒，用正筆推明其理，並統舉其效。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爲此四者，爲反天性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者所葬。然則無天昏扎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也。

第二段博引往事，歷敘得失與廢之故，皆本於

昔共工棄此道也，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庫，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

存心，此探原之
論，後從夏、呂共
蘇推一步說，其
趣更足。

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稱畢也。堯
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鯀蘇於羽山，羽山在今東海祝其南也。其後伯禹念前之非

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比類百則，儀之於民，儀準也。而度之于

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言共工從孫為四嶽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也。高

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凡此諸侯嘗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也。決

汨九川，汨，通也。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

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使之同軌也。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雪也。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

實也。水無沈氣，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燁，燁，炎起貌。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

之類也。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蒸穀也。帥象禹之功，度之

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

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嶽之先，炎帝

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以國為氏也。謂其能為

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膂，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嶽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也。

呂之爲首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嶽也。唯能

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有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杞鄩二國，夏後也。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隸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亦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

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閒之。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

踣斃不振，絕後無主。無祭主也。湮替隸圉。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繫無寵？皆

黃炎之後也。黃炎，炎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

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

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命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

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

有共鯀之敗焉。

第三段拍合時事，實指川嗣妨宮之故，皆原於失德，此歸本之論，後以章禍遇傷加一倍說其甚意。

第四段緊切周說，追溯盛衰，見不可復重其禍，甚憐十五基禍，十五意極深痛。

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避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

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

門。』又曰：『佐饗者嘗焉，饗，蒸煎之旨也。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

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

不泯。』詩大雅桑柔之二章。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

殘必多，其節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

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

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

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

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康、并上十五。其

豎險公、非高、圉、亞、圍、公叔、祖、頹、太王、王季、文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康，并上十五。其

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謂厲宣幽

平桓莊僖惠襄頤匡定簡懿也。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至懷王十五也。其不濟乎？

第五段緊切王

說指陳法，戒不

可復章其亂，或

在社稷，或在畎

畝，語極危切。

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章，明也，輔助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黎九黎苗，三苗。少暉氏衰，九黎亂德，顛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湯武滅之也。上不象

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利民，而方不順時；方，四方也。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

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彝，彝器，宗廟之器也。子孫

為隸，不夷於民；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

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

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

焉。唯所行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

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

第六段總收，用反筆，歷數其非，並窮究其害。

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爲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

適子，既立子猛，又許實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王當爲貞王，名分，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單穆

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也。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首段論錢法之設，本以濟民救災，是溯其源本。

單穆公諫鑄大錢

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

二段論大錢之弊，反致離民，石災，是推其流害。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

三段引書與詩，反正相形以見其不利。

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

四段就民與災，
反覆申明，以見
其必善。

之首章也。

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險，危也。而何易樂之有焉？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日，潢，

小日，汙。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

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猶屏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魯語

臧文仲如齊告糴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名器，鐘鼎也。藏寶財，固名之殄

病是待。殄絕也，病，餓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

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選事，自選擇

於職事也。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

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

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環以禮廟。玉磬，鳴磬也。曰：

「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大懼乏周公太

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幣器，敢告滯積，以紓

執事，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也。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

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臧文仲論請免衛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

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

乃諱也。隱，謂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鑽，

臆則也。笮，斃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

刑三次，是無隱也。次，處也。三，臨，野朝市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

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

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

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

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

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

此言衛侯可請
而釋。

此言魯當爲衛
侯請。

厚其好貨。

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也。

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

「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遼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

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

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廢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

殷受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雍、夏存、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

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

渾括祀典作提
挈。

先舉社稷二項。

次舉禘、郊、宗、祖、報五項。

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爲土官。故祀以爲社。社，后土之神也。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蟠極之子，帝高

辛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

之野也。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

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圓丘曰

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於堯，故郊堯。禮祭

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郊鯀也。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周人禘嚳

而郊稷，魯、稷之父。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後。

虞思也，為夏諸侯。報，報德，謂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

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重父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

以為明質，質，信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

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智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

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

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箴。箴，簡書也。三

後推廣言之，凡所當祭者，無不該備。

論斷本事作收束。

筭、三駒、一逼也，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里革斷罟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黃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延丑

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

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

而嘗之寢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鼠、漁網。罾，筍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月令：季冬始漁，乃

嘗魚先薦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

前半引古制，前三段言取物有時，後一段言取物有節，前三段板對，後一段略變，亦整齊，亦參差，每段語句俱見聖人仁育之心，參贊之用，極精極括。

鳥獸孕，水蟲成，謂春時也。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罝，兔罟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罝，捕也。罾，乾也。罟，不得取，故於時據刺魚鼈以為罝罾也。措魚鼈以為夏犒，獸

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助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羅，設罝罟，罝，當作罝。罝，小網也。罝，陷也。郭，柞格，所

里革斷罟

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

且夫山不槎蘖，

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天，

少木未成曰天。

魚禁鯢鮪，

鯢，魚子也。

也。鯢，未成魚也。

獸長麇麋，

鹿子曰麇，麋子曰麋。

鳥翼鷖卵，

翼，成也。生哺曰鷖，未乳曰卵。

蟲舍蚘，

蚘，蟻子也。可以為醢。蠃，蟪陶也。可以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

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別，別於雌而懷子也。藝，極也。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

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

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後半入時事，藏罟即漢成帝不葺折檻之意，然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亦所謂在人不在笏也。

季文子論妾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仲孫它諫

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

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蠹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蠹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卽它也。八十縷爲升。馬饑，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仲尼論羶羊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罔、蝮、蝮；一足獸。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龍罔象能食人。

敬姜告季康子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敬姜弗應季康子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

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此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敬姜戒妾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

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敬姜論勞逸

首段敘緣起。

二段作總冒，勞字採全旨。

三段鋪敘男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其勞。○每層都分朝、晝、夕、夜、細數執業、文牖而養備。

公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馭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也。其以馭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天子以春分朝日。祖，習也。識，知也。

地德，所以廣生修陽政也。周禮：王者稽大卦，執鎮圭，漢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師，尹公也。

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漏相保章氏，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

日入監九

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也。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

四段鋪敘女事，自天子后以逮於庶人妻各有其勞。○此並印證方績，與前一詳一略。

五段總束上兩段，結應勞字淫字，與二段相配成章法。末段切身訓誡，對減首段作收結，兩用折筆，分外警勸。

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王后親織玄統，統，冠之垂。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纒，既織統，復加之紘纒也，冕曰紘，紘，纒之無紘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纒，冕上覆之者也。卿之內子爲大帶，婦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繡帶也。

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自庶士以下，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皆衣其夫。

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

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

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而汝也。修，徹也。爾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仲尼論骨節專車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
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
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
下者，其守爲神，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
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長狄之國名也。守

封嶠之山者也。封，封山。嶠，嶠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仲尼論楛矢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隼，鷲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

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

國。傳曰：肅慎燕喜，晉北土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

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劉曰：銘，楛箭羽之閒也。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交之子。

胡公滿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匣也。

齊閭丘來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來盟，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

而入於恭。」

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

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邠爲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商頌十二篇，自

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

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昭而

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

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晉恭王能庇覆之，故爲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

爲恭，恭王，楚莊王之子。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若歿，請爲靈若厲。今吾子之教官僚，唐云：同官曰僚。

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曰：「陷而後恭。」道

將何爲？」

仲尼論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籍田，謂稅也。

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里，墟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

力，謂緜役，以夫家爲數，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

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齊語

齊桓公霸諸侯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

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太宰也。

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

管夷吾，齊射，姬姓之後敬仲也。

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

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

鮑叔對曰：「夫爲其君

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言爲君猶爲子糾也。桓公曰：「若何？」

「若何得還？」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

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

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

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

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

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

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

以予齊使。

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桓公親逆之于郊，而

與之坐而問焉，還國與坐也。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自尊也。

田狩擊弋，擊，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

嬪，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戎

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也。遊車，遊戲之車也。襲，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也。是

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

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

比校民之有道者，叟，老也。設象以爲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貌也。式權以相應，

式，用也；權，平也。比綴以度，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溥本肇末，溥，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

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顛，頂也，言次列頂

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

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

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以爲葬也。而慎用其六柄

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前分處四民，一反一正作總提。

中詳列民事，工商列在中間，作蓋對，序次相等，士農分在兩頭，作遙對，煩簡稍異，板中活變法。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咙，亂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

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辨其功苦，功，勞也。苦，曉也。

權節其用，平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且暮從事，

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

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

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

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揚也。服牛輶馬，服，謂牛服車也；輶，馬車也。以周四

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

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

爲商。

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芟，耨，拂也，所以擊草也；

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藁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藁，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

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耨也。以日暮

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績，茅蒲，簞笠也；襍績，糞穢衣也。霑體塗

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

後總說事成不
厭其秀推一層
作法路恰好作
束。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是故農之子恆爲農。

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
罪五。罪在五刑。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

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

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

役也。士鄉十五，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郡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

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

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

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市立三鄉，市，商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

虞也，掌鹿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

此段總挈，大指
已畢。

齊桓公霸諸侯

五五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

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

其善者而業用之，業，舊制也。遂滋民，與無財，遂，養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

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

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

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

政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

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

此段就內政軍令後舉其效作一束。

良人，鄉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

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有司之所乘。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鄉帥，鄉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

春，田日蒐。振旅，秋以獮。秋，田日獮。治兵。

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

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

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

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

莫之能禦。

此段乃立制後，
行誅賞之法。

此段乃行誅賞
後選士之法，與
上段皆應前慎
用六柄意相承
說下。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聞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期年也；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自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

此段就誅賞選士後舉其效作一束。

不病不能也。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二選。鄉長所選，官長所選，公所贊相。

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此段先言其效。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

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不

有得也。陵阜陸墮，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阜曰陵，墮，溝上之道也，九夫爲井，井閒有溝，墮地曰田，麻地曰疇。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

此段乃詳其法。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

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正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

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

此段乃立制後，課士及行誅賞之法，應前俱用六柄意，與前文相配，卻詳略互見，又法錯綜。

此段作束，亦曾其效，與前結相配成章法，末二句兼束全文。

從事於諸侯句，前是虛逗，此是實落，爲鋪張霸略作提筆。

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

此段先論親鄰之道，次審伐國所先，只是虛冒，涵蓋後文。

此段論足甲兵之道，文勢一盤。

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

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爲之

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爲甲也。戟，車戟也。

輕罪贖以鞮盾一戟，輕罪，剝刑之屬。鞮盾，綴革有文如鞮。小罪譴以金分，書曰：金作贖刑。

宥閒罪，宥赦閒罪刑罰之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束，求訟

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訟者坐成，以

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矢取往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狗馬難爲利也。惡金以

鑄鉏夷斤斲，惡，難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斲，斲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此段實敘親鄰，
前卻運入伐國，
運用融化。

此段實敘伐國，
後卻歸合親鄰，
繳應完密。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

反其侵地棠潛，棠，魯之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

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

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

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

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

夫，吠狗，燕之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

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餉陰，餉陰，地名，濟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

于河，東至于紀鄆，紀，故紀侯之國，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

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凍

夷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

汶山，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

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剽擊也。斬伐也。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與諸

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

攘，卻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泔，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泔，小

泔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

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

弟，子帶作亂。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反胙于絳，晉獻公卒，國絕無嗣，桓公以諸侯討晉，立夷吾復之於

絳，是爲惠公。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嶽，北嶽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魯僖三年。兵

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

所以蔽兵也。設無弓，服無矢，設，弓衣也。服，矢衣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曰：「余一人之命，

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

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

此段舉天子命
賞之事鋪敘盛
典也。

此段舉三國存亡之事，鋪敘盛德也。前段稱順，此段稱仁，兩相配應。

此下兩段，揭出歸已與己是成功歸揚事，亦篇終味款法。○兩段本對舉，後段變作四平，章法亦排亦化。

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

之命，日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

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大輅，金輅也；渠門，亦旗名。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哀姜也，慶父通于哀姜，殺太子般，又弑

閔公。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奚欲仲也。存之，謂立

儲公而成魯。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儀，邢邑。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

略也；選，數也。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其畜散

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

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

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也；禮，饋賚之禮也。故天下

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幣，非以馬也。縷綦以爲奉。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縷，以縷

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縷，綺文。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囊而入，垂首空而來，捆載而歸。

齊桓公霸諸侯

重而歸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

聽其盟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可為動者為

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

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

于東萊，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

負夏領釜丘，四者皆厄塞，與山波萊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

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

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

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

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末段四文，總束一篇大結。

欒共子對晉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二，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郤叔虎論伐翟祖

獻公田，見翟祖之氣，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蔣，曰：「今夕君寢不寐，

必爲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无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拒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食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蔣以告，公悅，乃伐翟祖。卻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役，服戎役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

驪姬夜半讒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優，俳也，施名，通于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彊梁也。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君未終命而

不歿，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

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

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

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豈，懼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以爲厚。彼將惡

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

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

焉？欲，太子也。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

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

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

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

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

老，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

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

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旅。唯無親，故能兼翼。」公

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

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以

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敵，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

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褻之衣，佩之以金玦。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褻。

如環而飲，以金爲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太子僕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民之士也。阻，古阻字，將服是衣，必先阻之。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優施計動里克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日，往日也。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

失言許衆以取國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

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

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驪里克之心，

使來從已用也。一日，言其易也。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

「主孟咯我，孟，里克妻字。孟，或作盂。我教茲暇豫事君。」茲，謂里克也。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

苑，茂木貌。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

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

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

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且而里克見平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拒慶施以不然也。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爲廉，廉，直也。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人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秦立惠公

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屠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

前兩段是晉大夫之告人重耳

夷吾對欽，舅犯
冀丙對欽，一辭
一求，議見便不
同。

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餼。」餼，導也。
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剡，鋒也。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公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洩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呂甥及卻解，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

中三段以謝秦
秦許秦使作過
缺乃真吾諸臣
爲謀是夷吾一
邊君不如其臣
臣不如其臣

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素之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路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誠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

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子秦乎？」大夫許諾。

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傲懼於

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貶，而羣臣受其大德，
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

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
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

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

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繫弔公

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

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

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

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

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

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

後兩段是秦穆
公之使立重耳
夷吾對敘，舅犯
兼西對敘，一辭
一賂品概更不
同。

末段借秦穆及
公子語作斷結，
雖一正一偏所
見不同，而重耳
夷吾兩人品評，
卻是分明不爽。

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猜潔，猜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纓纊，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

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

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惠公。」

胥臣論教因材質

首段旁引雜喻，以質言重在學者。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也。蓬蔕不可使俯，蓬蔕，直者謂

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瘠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動。侏儒不可使

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瞍。聾瘖不可使言，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聾，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聵，生而聵曰聵。童昏不可使

謀，童，無智昏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

善之為！

中段引文王爲體質學兼重言有聖質然後有聖學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質與學相須之義也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下變，不變動。少洩於豕牢，少，小也；豕牢，蹄也。而得

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

怒，孝友二一號，二號，文王弟，號仲雍叔。而惠慈二一號，二號，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爲蔡。刑于大妣，刑

法也；大妣，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章。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

周八士，皆在虞官。而諮于二一號，二號，諮謀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遠。誠

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畢，榮，周，周文

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

罔時恫。」亦思齊之章。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一言因體也。公曰：「然

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

「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鑄，直，直鑿；鑄，鑄

鍾也。鍾也。蓬蔭蒙瑯，蒙，戴也。瑯，玉簪，不能俯，故使戴簪。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牙戟之柄，緣之以爲戲。矇瞍

末段幹旋首段，轉出一層，以學言重在教者，引伸觸類，即官人器使之道，亦不外是。

修聲，無目於音聲，故使修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察，故使司火。童昏，器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

郭偃論難易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

范武子杖擊文子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詭隨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

「擊之以杖，折委筭。」委冠也，筭，簪也。

趙文子冠

趙文子冠。一 文子，趙武也。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昔吾逮事

莊主，莊，莊子，趙朝之諡，大夫稱主。趙朝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

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荀庚也。惜也吾老矣！」

見范文子，范，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

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旣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辨祚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卻歸。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見韓獻子，獻子，晉制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冀除而已，又何加焉？」

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荀偃。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

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

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鄒擊。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鄒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

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

以退老語作總收，如散錢成串，獨荀庚無言，此不論。滋對務實，大對戒驕，成對與善，皆有義理。借三郤一跌，昂起知武，結構天然。

之下處內字。

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范文子論戰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

名譽，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郟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毀晉恥，又以違避也。蠻夷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郟；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鄆陵，鄆陵，鄆地。大勝之。

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蠲，遂弑諸翼，葬於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趙文子爲室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礪之。斲，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者爲之也。不

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

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礪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礪之，加以密砥。

諸侯礪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礪。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

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

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礪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恥爲

後世之見之也！」爲，使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礪者不仁者之爲也。」

叔向賀韓宣子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靡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纘

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樂書爲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

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

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免，就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桓子，欒書之子。

子驕。略犯也。則法也。行志，假貸居著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

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

罪，以亡亡奔於楚。

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

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也；又有五人，

為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

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

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氏。

夙沙釐對中行伯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

苑支，鼓子高緹也。穆子既克鼓，以高緹歸，既獻而反之，其

後文叛。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高緹歸，使涉佗守之。

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

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

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董叔取于范氏

夙沙釐對中行伯 董叔取于范氏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八七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爲治也。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舊捍也。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數。」

簡子誠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汝也。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尹鐸增壘培

首敘前事作起，
往而增之一句，
引出後文。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臺也。培，增也。因以自備之。尹鐸往而增，增高其壘，因以自備之。

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

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鄆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

譽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譽，難也。難，謂莊姬之諱，趙氏見諱。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文子之母。

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爲

正卿，羞，通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

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

趙威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

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

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也。子皆疏之，以及

此難。苟去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

前後以簡子一
殺一賞作對照
文法亦整。

尹鐸增壘培 壯馳茲論與亡

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言見整齊，可以戒懼，足當師保。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

宗乎？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免難之賞，軍賞也。賞尹鐸。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

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

怨自如故。

末續旁事作收，
晉爲主圖一句，
結束前文。

壯馳茲論興亡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

「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

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

賢人，吾是以賀。」

竇犖對趙簡子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鼃鼃魚鼃，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智果諫立瑤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佞。」佞，佞戾不從人也。對曰：「宵之佞在面，瑤之佞在心，心佞敗國，面佞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

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士蒞論室美

智襄子爲室美，士蒞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鄭語

鄭桓公謀遷國

第一段總旨，揭
出通篇大旨。

桓公爲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甚得周衆，與東土

之人，周衆，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

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

偏，迫也。當成周者，成周，維也。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字姓之蠻，鬻熊之後。

申呂，姜姓也。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也。陳，僞姓也。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

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

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

皆蠻，荆，戎，狄，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荆，楚也。戎，狄，潞，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爲

夷，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也。頑，謂蠻夷戎狄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

其子男之國，魏，東魏也。鄆，姁姓也。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

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

鄭桓公謀遷國

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

二邑，三邑，郟、鄆、郟。弊、補舟、依、駮、歷、華，君之土也。言克郟、鄆，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

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芣、駮而食溱洧，芣，駮山名。修典刑以守之，是可

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

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鄆之間。對曰：「夫荊子熊嚴，生

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荆，楚也。熊嚴，楚子。熊嚴之後十世也。伯霜，楚子。熊霜，楚子。熊紉也。仲

不立，叔在濮。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濮，蠻蠻邑。遠氏，

楚大夫。先熊羆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羆死，國人立季紉，遠氏將起叔熊而立之，又有禍難，而熊不立。是天

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紉，故叔熊不得立。心字疑衍。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功德蓋其先

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

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官楚之先，爲此二官。夫黎

爲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

第二段論荆分
四層文特詳，繁
句開衰必與是
眼目。

陽，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姦姓，封於鄆，今新鄆也。鄆，路、偏、陽，其後別封也。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

封於鄆。皆爲采衛。皆采曹也。采，采服，衛、衛服。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或六姓之後，

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狄，皆偏、陽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

在芋姓乎？

芋姓，蔓越，不足命也。蔓越，芋姓之別國。蠻芋蠻矣。蠻芋，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荆實

有昭，昭，明也。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姜嬴荆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代，更也；干，犯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

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戚官，少康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

也。周衰其將至，至於伯也。矣。」

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商陽，謝西有九州。對曰：「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讀也；因，就也。唯謝邾之閒，閒，謂邾南謝北，鍵邾在焉。其家

第三段論姜嬴

只大概說，留後

補出，文從簡，語

句周衰將至是

眼目。

第四段忽插一

問，可常用句，織

離篇主。

第五段論周分
兩截，跟前兩段
尾句周衰來，文
特詳。

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忠信爲周，言民慢頹其君，而未及於忠信。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長用，久處之。

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冥不

見光明之德也。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頂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頑童，童昏固陋也，謂苦昧暗窮，不識德義。

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

裨同，盡乃棄矣。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

以成百物，雜，合也。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強也。和六律以聽

耳。聽和則聰。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變也。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

卦。建九紀以立純德，九紀，九歲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百體，百官各

有體屬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數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核，備也。數極於核。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經入以

食兆民。九疇，九州之極數。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忠信為周，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和樂如一。

室。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

方之所無則不貢。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物

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物一不講，講，論校也。王將

棄是類也，而與剽同，類，謂和也。天奪之明，欲無斃得乎？夫號石父讒詔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石父，纘君之名。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

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

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

士，而妖嬖之臣，用之於微，微倖之人，置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

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檠。弧，弓也。箕，木名，

服，矢房。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

襄初周之變也，
周以此來，春秋
以此始，故徵事
加詳。

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襄。此人，實孤服者。天之命此久矣，其

又何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襄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

庭，襄人，襄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襄之二君也。二先君。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

之，莫告。止，留也。卜請其爨而藏之，吉。爨，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

之。龍亡而爨在，檀而藏之，傳郊之。傳，祭之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

末，發而觀之，末，末年，流虜之歲。爨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

爨正幅曰幃，譏呼。化爲玄龍，龍，或爲蛇，蛇，蜥蜴，象龍。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齟

而遭之，毀齒曰齟，未盡齟，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十五而笄。當宣王時

而生，不夫而育，育，生也。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

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襄。襄人襄媯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置，赦，讓

媯。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以邪辟取娶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

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以嬖女。毒之酋膳者，其

殺也滋速。精熟爲質。膳。極也。申緡西戎方彊。緡。數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王室方騷，將

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界，

必伐之。若伐申，而緡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緡與西戎方將德申，

申修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正徵其後福。申呂方彊。呂申同姓。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

隕。隱也。王師若在，在於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亦從王

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

用，用，備也。恐無及也。」

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

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其在晉乎！距險

而鄰於小，謂虞、虢、晉、齊、宋、魯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

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

姜嬴之備也。秦仲、嬴姓、齊侯、姜姓。且大，其將興乎！」

第六段論晉，以晉爲姬姓，故直接周衰來文從。

第七段竟姜嬴之緒，斷續變化。

末段拖出後事，結證旁案，羣山萬壑赴荆門。

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意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寄止。

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郟、濊、補、舟、依、柔、靡。

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

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戲下，桓公死之。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秦景

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爲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及平王東遷，襄公

佐之，故得西周鄭鎬之地，始命爲諸侯。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謂迎平王，定之於洛邑。齊莊僖

於是乎小伯，小伯，小主，諸侯盟會。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蚡冒，楚季緡之孫，若敖之子熊季，濮

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楚語

左史倚相戒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廷見，見於廷也。子亶不

左史倚相戒申公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

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儼子；若子

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

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

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

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

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

近也。臨事有瞽史之導，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

誦，師，樂師也；工，醫瞭也；誦，謂箴諫諫世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

作懿戒以自儼也。懿，詩大雅抑之篇。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倚相何害？

首段以開不閉，
橫空提起，議論
宏整，筆調宕逸。

二段標舉莊王，
示以法祖也點

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爲？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諷誦也；爲人臣而尙如此，王將復何爲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子亶曰：「老之過也。」老，子亶名。乃驟見左史。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

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也；謂以賢受寵服。安民以爲樂，聽德

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形，謂丹楹鏤，謂刻楹。而

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擇，譁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

爲明，而以察清濁。清濁，宮羽也。爲聰。

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氣，氣，駭氣也。大不過容

伍舉論章華之臺

識處，亦極寫生色。

宴豆，言宴有折俎蓮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材用不出府藏。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

駢；相相尊也。華元、宋卿華駟之子，右師元也。駢、鄭穆公之子，子駢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

之，留治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

太宰啓彊請於魯侯，啓彊，楚別遷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善地。公子嬰齊

帥師侵魯至蜀，在成二年。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

也，言取美好不尙德。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鬚也。臣不知其美也。

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

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美。縮於財用則匱，縮，言取也。是聚民利自封而瘠民也，胡美

之焉？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

四段就美字開發，煞到惡字，亦反正相形。

三段接入時事，與上段一正一反，句句相對。

五段稱述先王，
示以王制也，結
田楚其殆矣，乾
巽之禍，凜然在
目。

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

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爲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軍實，戎事也。臺不過

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起以臨見也。臺度於

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明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穡，種之地。其爲不匱

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瘠穡之地，於是乎爲之；

不害穀土也。礎，礎也。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

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夫爲榭臺，將以

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

殆矣！」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史老，字靈。「吾欲已子張

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

右執殤宮，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凡百箴

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

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以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

河內往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

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

此以史老語作引發端便筆。

中引武丁桓文作對偶，又引詩以懷之，作一束。

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
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
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
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言非嫡嗣。

還軫諸侯不敢淫逸。

還軫謂出奔也。

心類

類善也。

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

封不備一同。

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

而至於是有畿田。

方千里曰畿。

以屬諸侯。屬會也。

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
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
不言不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

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寘之於耳。」懋猶願也。對

仍以白公語作
收妙趣無窮

白公子張諫靈王

闕且廷諭子常必亡

一〇七

曰：「賴君用之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犀、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雖盡而又以規諫爲之乎。巴浦，地名，或曰，巴、巴羅。

浦合浦。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鬪且廷論子常必亡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鬪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

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

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

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

軍，國馬，民馬也，十六非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公馬足以稱賦，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獻實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

虛領。

泛論。

則闕於民，鄒、邾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封，封國也。矣。

昔闕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闕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

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賴也。於是乎每朝設脯

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糝，糝，糝，糝，糝也；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

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

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

在，至于今處鄆，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

孫，筮尹克黃，使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鄆公。是

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

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襄費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

贏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

闕且廷論子常必亡

正形。

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

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

成，成王。穆，王南臣之父，欲黜南臣而立其弟。南臣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

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

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

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昭王賞鄭公兄弟

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鄭公之弟懷將弑王，鄭公辛止之，懷曰：「平

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

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

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弑，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

懷爲父，辛爲君，
所見不同，故明
立案。

爲君忠，爲父孝，故皆可賞，斷明結案。

先切晉楚之所寶，排出二士一賈，先分後合，皆國家利賴之用，所謂不貴異物也。鍼對白珩，辭令有體。

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郟公以王奔隨。避懷也。

王歸而賞及郟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王孫圉對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

午也。簡子，趙缺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環上之橫者。對曰：「然。」簡

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

後又泛論國之所寶見，凡寶皆
可致用，而時獨
無所施，正以剔
起譁，蓋句繳足
本意。

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爲弓；弩齒，所以爲珣。皮，虎豹皮也，所以爲爵韃；革，犀兕也，所以爲甲冑；羽，鳥羽，所以爲旛；毛，獬牛尾，所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

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王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

爲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

譁，猶譁；謂若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吳語

越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夫差，闔廬之子；句踐，允常之子。大

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

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

誅于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奔吳。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

拾，拾捍。勝未可成也。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

授命，猶關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

辭，以求平於吳。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

越行成於吳

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

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

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

禍於天也。得罪，謂傷國處。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孤，棄也。而又宥赦

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繫，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

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

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

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

嫡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咳，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

槃匱以隨諸御，槃，盛盥器。匱，語曰：奉匱沃盥。御，近臣，宦整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

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

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

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搢，發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

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

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

振旅而討之。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

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養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申胥諫伐齊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

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

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仿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

入於棘闌，棘闌不納；棘闌，闌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

今王既變繇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個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

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殺申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先王，闔廬。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耦爲耦；言子胥佐先王。以立

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

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以妖嬖吳

國。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靈之，

敢告于大夫。」

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

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

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

小喜，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

猶世，世，繼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圖虛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其亡之也，亦有

以棄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虜宮，復為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

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

之親為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

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鷓鴣，而投之於江。鷓鴣，革囊。

王孫雒決策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晉公，定公午也。黃池，

會，在魯哀十三年。

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

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

吳江。以襲吳，入其郢，郢，郢也。焚其姑蘇，徙徙，取也。其大舟。

吳、晉爭長未成，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

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脩遠，無會而歸，與會而

先發會晉亦修心所使也。卻爲越入吳作進筆。

彼越入吳作正筆。

以後敘謀爭長，
非是旁筆，卻句
句不放開越事，
第一層言會必
先晉，第二層言
必挑戰，乃可先
晉，第三層說到
踰途英悍決計，
想見抵掌而談
時。

先晉孰利？

先晉，合晉先敵。

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也，不以年次對。

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

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而膠我，旁擊曰膠。我無生命矣。會

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

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敵。

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

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王孫雒進顧

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民

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

遷，轉退也；絕慮，道遠。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

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

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

我既執諸侯之柄，爲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惕，疾也；留，徐也。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長晉盟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係，

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之。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爲一

行，百行爲萬人，謂之方陣。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為士。

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稽，擊鼓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

胡，餅也，渠，謂橫也。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建旌提鼓，挾經，兵書也。秉枹，十

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日月爲常，鼓，晉鼓也。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

陳，正四方也。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矦，望之如荼；交龍爲旂，荼，茅秀也。王親秉

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雉處爲旂，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旛，丹甲，

朱羽之矦，望之如火。烏雉爲旛，尙赤，左爲陽也。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

羽之矦，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帶，旌，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旣陳，去晉軍

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于，振鐸，丁寧，丁寧也。唐尙書云：丁寧，鐸非也。鐸

于與鐸，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釗，譁呼。以振旅，其聲動天地，

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周，飾也；飾，治也。壘。

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

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失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

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

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狄楚秦，

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

之國，謂齊衛之屬。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爲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退則不

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

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

「藩籬，壁落。」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

前。」稱，呼也。左畸，軍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自剄，剄，到也。使死士自

剄，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於客前以酬客。

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

似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

發舉也。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去，隨鞅。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

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

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

題曰：以火發兆，故曰陽。

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

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不

得繼世續前人之職。

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

息君憂。

屬之憂也。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

掩，蓋也。淫，僭也。名，號也。

君有短垣而

自踰之，

險難防雖短，不可踰也。

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

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

辭不事吳。

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

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

長，先也。

弟，後也。

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

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

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勇獲，吳大夫；託爲過賓而焚其郭，去其

守備，使不敢出。

越王句踐滅吳

越王句踐滅吳

第一段爲起師發端，一謀字領起全局。

第二段謀於鄰國大夫凡五排，指平日固軍心。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唱謀曰：「吾謂

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

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最者。而困鹿空虛，員曰：困，方曰鹿。

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贏，蚌蛤之屬。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

篋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懷。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

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遣兵。而以中國之師與

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

之民臨敵。吳王若愠而又戰，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

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

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

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資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學如之屬。曰：「吳爲不道，

第三段謀於羣
臣凡五排，指陳
事齊軍政者

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

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

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嚴，猛也。大夫

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大夫蠡

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巧審，故不可攻入也。大夫皋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聲，謂鉦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王曰：「可矣。」

第四段詳於國人指臨事參軍機言。

第五段凡兩排，就臨行囑居守首。

第六段凡四排，指列伍行次，申肅軍紀之事。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燕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掃。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

王乃之壇列，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此以環璜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璜，卷耳也，間道也，通行路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第七段凡四排，
指將近敵，驚徇
來示恩之事。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

第八段凡兩排，
措已及敵境，復
加申勦之事，總
束前兩段頓住。

第九段敘戰吳
正文。

明日遷軍接餼，上卡皆辭。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

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

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明日將舟戰於江，及

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

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

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

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

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涿，涿，地名。又郊敗之，三戰

越王句踐滅吳

三北，三戰，並澤潞。乃至于吳。

第十段敘滅吳結局。

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

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

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奸。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

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

「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

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

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

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

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

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

越下羣臣，即爲
吳乘申胥作反
射，一謀字收束
通篇。

第一段從句踐
悔禍求言作引
局，賈人喻預設
之理，簞笠喻便
用之方，執手與
謀一句冒起。

也？遂自殺。

越滅吳，

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

上征上國，

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

之君，皆入朝，

玉，圭璧也。

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

情也。

越語

句踐復仇始末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

在魯哀元年。

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

昆弟，及國子姓，

國子姓，年在棄子，同姓之列者。

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

知越國之政。

一知政謂爲卿。

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賈人，賈賤賈貴者。夏則

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

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旣至，必求之。今君王

句踐復仇始末

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溥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

第二段彼文種入吳行成作轉勢文種善辭子胥直諫辛虧受納而勸成寔來各自肯神與成而去一句勸諫。

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爲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

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

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言殺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君王之所

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三江，吳江錢唐江浦揚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第三段安慰國人，起下內治之事，卑事夫差，結上行成之案，乃一篇關鍵。

矣，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感吳之許，不可改易。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嚭，吳正卿。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成，卒也。而去之。

句踐說於國人，說，辨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

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

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

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

句踐復仇始末

一三五

第四段詳敘內治之事，所謂生聚教訓也。然生聚詳而教訓略，蓋生聚以固結其心，而教訓即寓焉，乃通首正幅。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

東至于鄞，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姑蔑，今木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

爲廣，南北爲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

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

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

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免，免乳也。公醫守之，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

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生二人，公與之饌，

饌，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適，父爲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

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

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其達士，絮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

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

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爲後將用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

第五段敘起師
伐吳之事，全從
民情念功效死
處著筆，此生乘
敵調之效，三敗
吳師，煞到成功。

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死。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圍，盤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又敗之。在哀二十年。

第六段移報吳之事，吳許越成，越不許吳，前後對觀，得先互見，遂滅吳一句結案。

首段總挈持盈三語，包舉始末，爲通篇之綱領。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
待之若二君。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
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欲以少長求免也。
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
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
次舍也。遂滅吳。

句踐陰謀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天，法天也。定傾者與人，
與人，取人之心也。節事者與地，
與地，法地也。王不問，蠡不敢言。

此段敘戰伐取
敗事，貼持盈與
天說。

此段敘計驪行
成事，貼定傾與
人說。

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日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勞而不

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作，起也；攻者爲客起；

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人事，謂繼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爲始。今君王未盈

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泰。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

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

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躓，損也。王

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

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

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

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

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

句踐陰謀

一三九

曰：「與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

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

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

之。」委，歸也；屬，付也。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

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

「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爲臣隸也。於吳。

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

更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爲一不

備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

萬物終歸于地。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

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自若以處，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

此段敘返國治
內事，貼節事與
地說。

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梯，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閒。時，天時事，人事。

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天事無變，人事

天時未在天。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蠹之國家也，蠹其

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人勸事樂業。不亂

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蠹

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陰

陽爲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言

無德行，習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人自生

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也。是故戰勝而不

報，敵家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

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蠹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爲治國也。四年，

第一層是欲取
姑與機智，即持
盈與天之義。

二三兩層，俱就
敵國人事首舉
朝廷失政，殺戮
諫臣，即定傾與
人之義。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樂，靡色也。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皆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第四層說到敵
國土荒，雖對曰
天應，實節事與
地之義。○未將
天地人融合一
片，即藉作總應，
簡要透徹。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

生，害殺忠正，故爲逆節萌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

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

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怒

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

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

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

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

尙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

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殮。』」觥，大也，大飲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殮之救飢，疾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得有餘力。今歲晚矣，子將奈

何？」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故將謁之，謁，請也，謂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

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

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

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

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

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

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

行，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

前一層落到伐吳救火追亡妙用急著，後兩層弗許弗與，又妙用緩著，從天道人事參論兵機皆持盈定傾之旨。

謂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

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太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太顯露，為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言敵以剛柔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尙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

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尙逸飽則未也。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

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

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其牝牡，使相受之；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

旋無究，究，窮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

「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

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賈良親近之土。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

前兩層諫阻行
成，猶屬參酌時
勢，後一層出面
對使，直是不論
情理，狠心辣手，
險極毒極，終持
盈定傾之義。

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王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因天時以用功也。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形，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開，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翼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

篇末以范蠡去國政局一篇陰謀險毒文字，忽以恬夷之事終之，異境頓開，人與文俱不可測。由是連辱免患，身名俱泰，亦持盈定傾之餘波。

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

「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疆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

故濱於東海之陂，陂，澤也。鼃龜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鼃，黽，蝦蟆也。水邊亦曰渚。

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諶者乎？」譏諶，巧辯之

言。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

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

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

「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

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

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

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

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
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也。浹日

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癸曰浹，匝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環，周也。曰：

「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此誓告也。皇天后土，四

鄉地主正之。」鄉，方也，正其封疆也。

研究

中國文學之要籍



中國六大文豪

謝无量先生選於國學，綜論古今文人，其足以代表一時代之文學者，不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家。爲學者研習之便利計，乃敍六人成一專著，顏曰「中國六大文豪」。其編制方法，於各家先論其文章與時代關係，及其作文歲月先後，並證以行事所歷，文之精粹，頗加采掇，悉下詮註；並附後人之評論，以見指歸，冀有助學者知人論世之功，且於六家名著，既得崖略，兼明其義訓也。

謝无量編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中華書局出版

新橋字典

◁ 萬國鼎編 ▷

精裝一冊 ◆ 三元六角

本字典用漢字母筆(一、丨、丿、㇇、㇈)排列法排列，極便檢查。收字約一萬五千餘，比較常見習用之字用三號字排印，生僻字及異體字不常用者，用五號字排印，注釋全用六號字排印。橫排左起，並用新式標點，眉目清楚。字音兼注國語注音字母、英文拼音及音切四聲，音切均用極熟之字。釋義淺顯準確。除以通行字體為主外，凡古體、籀文、或體、省體、俗字、僞字等異體字，均別出互注；遇尋常楷字與宋版字不同者，亦別出互注。實為現代最新穎最完備之字典。且印刷精良，裝訂美觀，尤足為本書生色不少。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國語精華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著者
編輯者 著者

左丘明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